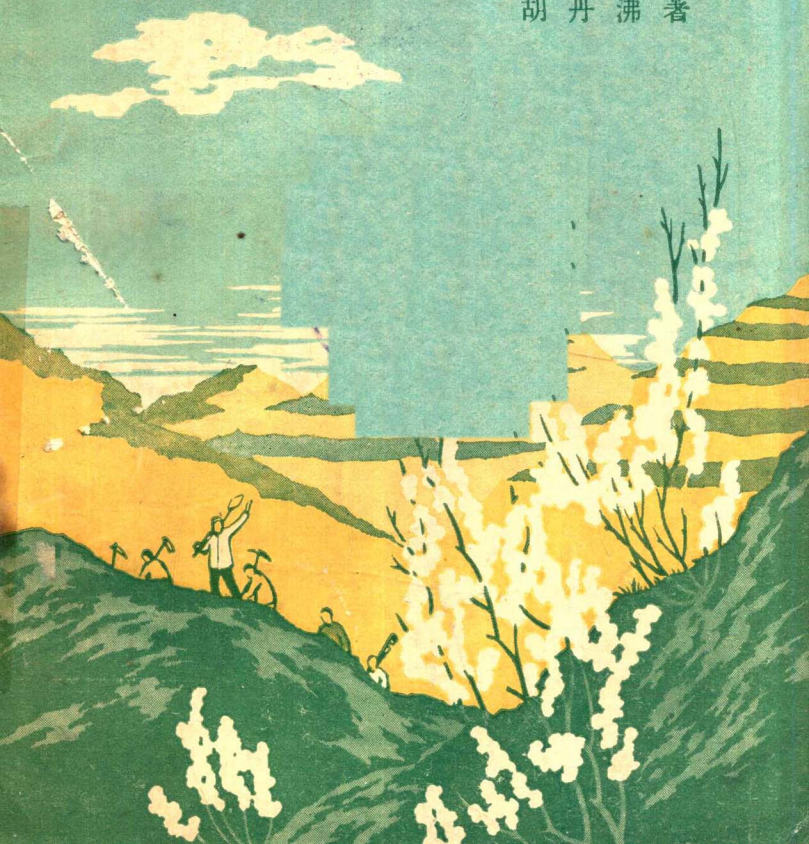


春暖花開

胡丹沸著



春 暖 花 開

胡 丹 沸 著

中國戲劇家協會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300) 字數：85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5 $\frac{1}{8}$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數 13501—30500

定價 (6) 0.48 元

人 物

洛剛妻——五十多歲。

來旺妻——五十歲。

洛 剛——五十多歲。

海 玉——四十多歲。

常富有——六十歲。

來 旺——五十歲。

得 財——四十多歲。

春 花——二十歲。

喜 巧——三十多歲。

月 英——四十歲。

長柱妻——四十多歲。

長 柱——四十多歲。

秋 娥——十七歲。

愛 蘭——二十二、三歲。

金 和——四十歲。

常小富——二十三、四歲。

公安隊員甲、乙。

男女羣衆多人。

地 點

華北老區中某山區的一個小村莊。

時 間

一九五三年春耕時期。（統購統銷政策尚未實行之前）

第一幕

第一場

某天的午前。

某專區互助合作訓練班的會客室。

幕 啓：遠處傳來訓練班的學員們唱着“突擊手”歌的歌聲。

大門外開來了兩輛大卡車，立刻就聽見人們喊：“車來啦！車來啦！”緊接着紛紛往上搬行李的响声也清清楚楚地傳過來了。

突然，有人高聲喊：“愛蘭！等一等往車上搬行李，有人找你呢！”

愛蘭問聲：“誰找我？在哪兒啦？”

喊她的人答：“在會客室，快去吧！”

一陣越跑越近的脚步聲。

愛蘭一口氣跑進了會客室。穿着一身新的學生藍制服，腳上的鞋是黑幫白底的，還掛着腰帶，頭髮剪到齊脖子，梳的挺齊，右肩上掛着一個布揹包。

愛 蘭 是誰在找我啦？嗯！人呢？

金和從相對的一個小門裏迎出來。身穿一套節日或出席上級機關

召集的會議才肯穿的黑氈布制服，胸前掛滿了獎章、紀念章。

腳上雖穿的家做鞋，却是嶄新的。肩上挎着皮囊。

金 和 在這兒呢！愛蘭！是我！

愛 蘭 是你——金和呀！唉！怎麼到這會兒才找我來呀？社員們都好吧？（緊緊地握住金和的手。）

金 和 都好，都好！嘿呀！一到這兒就黑夜白日忙着給地委互助合作委員會彙報咱們社的情況，剛才還參加了專區農場召集的技術交流座談會，真是沒一點空兒，你們這個互助合作訓練班又住在城關外，來一趟真費時間。

愛 蘭 真把我急死了！我心裏正在罵你擺社長架子呢。我這就回村工作啦！知道不？我畢業了，昨日舉行的畢業典禮。

金 和 （加勁握着愛蘭的手，還上下搖動着）我早知道了！快回去吧！社員們正盼着呢！唉！我為什麼不先告訴你呢？咱們修的蓄水池，眼看就要修成啦！

愛 蘭 嗯，還有，咱們社新近訂的計劃，不只縣委會批准了，地委會還誇咱們訂的挺切實……

金 和 嗯？

愛 蘭 嗯什麼！我也是什麼都早知道了！咱縣的縣委書記劉同志，昨日黑夜就來看過我，什麼他都說給我了。

金 和 他的腿更快，我是和他一道从咱縣動身的。好哇！
倒省了我說給你啦！那你就快回村動手去吧。

愛 蘭 慢着！刘同志还囑咐过我，要我先到縣裏找他再
細談談。他也開完了会，回縣了嗎？

金 和 天剛明他就動身了。

愛 蘭 我真想再和領導上細談談。金和，你还得多幫助
我呀！唉，調到这兒受了三個月的訓，社裏的事兒，
我是真摸不透啦。

金 和 这不要緊。我看你心裏更豁亮了，原本就有高小
畢業的文化水平，不像我斗大的字認不得一升；論耕、
耩、鋤、耨你也都來得，誰不誇你是你公公洛剛的好幫
手？咱們社有了你這樣能文、又能勞動的副社長，真
解決了不少問題呀。愛蘭！社員們的情緒都挺高，你
的公公洛剛，月英的男人海玉，還有長柱，对了，再
加上我那個对象喜巧同志，全是樣樣都肯帶头的，唉！
就只有副社長來旺……先不說他。上級对咱們又抓得
緊，只要咱們幾個社務委員們都不要私心，不愁办不
好社。我說的都是實心話，愛蘭呀！我不是在故意給
你打氣啊！咦？幹什麼老低着头？沒回村就發開了愁
嗎？

愛 蘭 咱村修的這個蓄水池，縣委会、地委会全說是給

咱們山區創造了個小型水利工程的模範例子，打算發動全專區各村幹部、積極分子們去參觀呢，在訓練班上我還做過典型報告；這麼一來，哪怕出一點小岔子，影響也挺大呀。再說，回去了，第一樁，就要碰上咱們那個難團結的副社長來旺叔。听劉同志說，他不同意咱們訂的新計劃。（停了一會兒）再就是我那個不好纏的婆婆。

金和 這兩個問題倒是……

愛蘭 唉！一時半刻說不完，咱倆回去研究吧。哎喲！（跑到門口）汽車就要開了吧？我的行李還沒放上去呢。

走！咱倆上車談去吧。（回來拉金和）快走！快走呀！

金和 先等一等。

愛蘭 怎麼啦？

金和 我先不回去。

愛蘭 你看你！社裏不是正等着呢！咱倆多耽擱一天，新計劃不是晚執行一天？

金和 在縣裏我就把縣委會批准的消息寫信告訴社裏了，還在信上囑咐來旺立即按新計劃動手呢。

愛蘭 你既是這麼急，為什麼剛才又說先等一等？你不想回去啦？

金和 省委會農村工作部知道咱們社修的蓄水池，一來

沒向公家貸款，二來設計的不錯，叫我在地委機關開罷了會再過去談談。專區、省的機關都在這一個城裏，多走上兩步就行了，連走回去的工夫都算上，至多再耽擱兩三天。

愛 蘭 哎呀！我回到村，大夥都跟我要起辦法來，我怎麼回答得上呢？再說，來旺叔又是那麼……唉！

金 和 對呀！指着來旺哪兒成？正是爲的這個，我才抽空兒催你趕快回村的。我幫着你往車上搬行李，走！

（往門口走。）

愛 蘭 好！我就回村先幹着吧。

常小富走進來。

常小富 哎呀！差點兒誤啦！大門口不是正停着汽車呢！嘿喲！真是一巧百巧，怎麼金和叔也在这兒？早聽說你來了，又听鄰村來開會的幹部說，你還要留在省委會開會是不？這真好，我得趁這個難得的時候，請你多喝兩盅……

愛 蘭 （立刻截斷常小富的話）小富！又有什麼事啊？

常小富 沒事！沒事！我是專來給你送行的。嗯，倒是有一點提不着的小事麻煩乾嫂子呢。

愛 蘭 到底是有什麼事呀？

常小富 上趟我來，只听乾嫂子說快回村了，可是沒說今

日起身；這趟來，我就沒捎着。是這麼點小事，不是乾娘打信來叫我買點小花布兒？嘿嘿！我早買妥了。還有一會兒開車吧？我趕緊取去。乾嫂子！千萬等着我啊！要不，乾娘準得生我的氣，說我這點小事都不肯办了。我說話就取來！（走了。）

愛 蘭 （悄聲地）金和！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和剛要開口，常小富又回來了。

常小富 金和叔啊！不！社長啊！您缺什麼不？

金 和 不缺，什麼也不缺。

常小富 缺就說話啊！出門在外的不容易呀。唉！在家更是千辛萬苦，可是這苦總算沒白吃，咱村的，不，你們農業生產合作社裏正修着的蓄水池，真是四海揚名啊！四面八方的都在誇咱村儘出新鮮事兒呢，不，不，儘出先進經驗。這一回呀，我非說服我爹入社不可。好吧，我取小花布去啦。請坐！請坐！回見！回見！

（連連點頭地走了。）

愛 蘭 你看出來了沒有？

金 和 还用看？誰不知道他是咱村常富有的小子常小富啊，就在这東關外一家小糧食行裏當學徒。

愛 蘭 就這麼簡單？

金 和 倒是挺複雜。這小子從小就是個流氓，大了參加

過蔣匪軍，後來叫咱們俘擄過來了。

愛蘭 自打我來這兒受訓，他短不了來看我，總拐着彎兒打聽這打聽那。金和：我把這事跟這兒的公安部門和黨支部的保衛委員彙報過。

金和 真得提高警惕性。噫！連省委會留我談話他都打聽到了。

愛蘭 別光看着他們父子這幾年都挺老實，可是我這回受了訓，才明白常富有領導的互助組是個剝削組。在他組的長柱、海玉一起參加了咱們的社，連和他頂說得來的得財都退了組，死氣百賴地也要參加的時候，咱們不是老說常富有組散了不好，要幫助他再成立起來嗎？我看像他這樣的剝削組散了倒好，再說，他沒再提和誰互助。

金和 縣委會也像你這麼說過，這會兒我也想過來了，你回去了多加小心吧。我來的時候跟喜巧佈置過，一到黑夜，蓄水池上還要派民兵站上崗，更得注意着常富有。愛蘭：你可別光覺着自己是個小媳婦，要多想着是咱社的副社長啊！凡事都要負起責任來，是不？

愛蘭 金和：我不能叫黨白培養了這麼些日子，我是說在嘴上做到手上的人，可就是愁自己幹不了什麼，往後還得靠你多指示多幫助我呢！

金 和 唉！（掏出一封信來）怎麼你男人小剛也是跟你一樣，從朝鮮前線也給我寫了一大堆客氣話呢！咱們都是同志，都是爲黨工作，爲人民服務嘛！用不着講客氣啊。你看看，他還說社員們選你當副社長，他都覺着光榮呢，不同意你再考中學啦。這真叫我沒想到，怎麼你們兩口子都通了呢？

愛 蘭 唉！頭年考中學沒考上，上級勸我留村搞互助合作的時候真想不通啊。去年一年都是吃不下睡不着，儘想這下可沒前途了，在家種地該多惹人笑話，還怕小剛罵我落後。誰知道大夥叫我當上了副社長，又受了這麼些日子的訓，可是儘這麼想了，上中學、上大學是爲的什麼？（也掏出了一封信來）小剛也給我來了信，他說：“我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聽說連咱們祖國的老山區都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特別是咱們幾個在山溝裏長大的同志們，就更有勁打美國鬼子啦！”他這幾句話更把我的心穩住了。（又掏出一張照片遞給金和）你看看他。

金 和 （拿過照片仔細端詳）他幹什麼張着大嘴直笑呀？

汽車喇叭聲響。

喊聲：“開車啦！”

又傳來了人們的互相招呼聲。

愛 蘭 （急忙往門外跑）哎呀！開車啦！我的行李還沒搬上去呢！

金 和 有我！

有人喊：“愛蘭！……”

愛 蘭 喂……

那人繼續喊：“快上車！行李我給你搬上來了。快上車來呀！”

愛 蘭 好！好！（回頭對金和）用不着你啦。我就先回去幹着吧，你可要快些回村啊！再見！

金 和 堅決執行新訂的計劃啊！

愛 蘭 你放心吧！（跑出門去了。）

各種聲音又起。

金 和 （追到門口）回來！回來！

愛 蘭 （又跑進門來了）還有什麼事呀？

金 和 （一揚照片）這不是？

愛 蘭 （不好意思地笑了）忘了這倒不要緊。

金 和 這個也忘不得呀！不要啦？

愛 蘭 （突然奪在手）拿來吧！（轉身跑了。）

金 和 哈哈哈哈哈！回村見吧。（跟出門去了。）

愛 蘭 （內聲）金和！早些回村啊！

汽車開動聲、汽車喇叭聲、歌聲、送別聲起，漸漸遠了。

靜場。

常小富拿着幾塊花布進門來。

常小富 是真的走了！哼！爲什麼這麼焦急着回村呢？嗯？

——幕緩緩落

第二場

第二天的早晨到午前。

這兒是洛剛和來旺的住處。洛剛住在依靠右面斜坡打的三孔青石窯裏，中窯有門出入。來旺住在左面的整齊齊齊的三間瓦房裏，靠近觀眾的一邊，新近接蓋了一間小套屋。這边的地勢稍低略平。兩家的大門上都掛着“軍屬光榮”牌。洛剛窯的後側，是梯田的地邊。一截截木槽子從來旺屋後側的坡頂上橫貫梯田地邊的高空，一直伸延到遠方去了，木槽的底面，等距離的撐有粗圓木柱，木柱栽在堅固且大的、用石頭堆砌成的墩子裏，石頭接縫處，都仔細地抹了白灰。這是山區人民盼望已久的，但是還難見到的小型水利工程之一。依來旺屋後側高坡的坡勢修有土梯供出入；洛剛窯後側的梯田上有路口，這也是一個出入的地方；來旺小套屋的側面——靠近觀眾的一面，另有一條小抄道直通外面。現在，因爲小套屋沒有了面向觀眾的牆，所以看得清屋內是一個農村中常見的小辦公室。在院中遠望正面，起伏的山巒上的青松，還能依稀可數；眼前的梯田地邊、高坡上、屋、窯門邊都種着山桃、杏、梨、垂柳之類。山桃已經開放。院落的中央置有青石桌、凳，兩家的門、窗側，各吊掛着金黃的玉米種、穀種和一串串紅辣椒兒。

幕 啓：春陽剛剛升起，鷄報曉聲由遠而近。

突然嘭咚一聲，窯門開了，蹶着嘴的洛剛妻出窯來，就三步併着兩步地上窯後側去了，一會兒抱着柴草回來，正碰上開門出來的來旺妻。

來旺妻 我說我早，還有更早的呢。咦？（不住地駭着洛剛妻）

的臉色，又走到跟前甞了一會兒）洛剛媳婦！幹什麼一睜開眼睛就噘着個嘴？

洛剛妻 誰管大清早晨不大清早晨的，他（朝自己窩裏一噘嘴）不怕敗興，我還怕？

來旺妻 （雙手一拍）唉——呀！跟我這個（也朝自己屋裏一噘嘴）一模一樣——沒下炕就和我鬧脾氣。

洛剛妻 唉……來旺媳婦呀！什麼也甞說啦。自從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修上這個倒霉的蓄水池，咱倆更成了受氣包啦。老沒出息的動不動就指着我的鼻子罵落後。

來旺妻 你那個好的多，我這個只要跟（對着洛剛妻的耳朵眼，悄聲地）金和、長柱、海玉，還有你家的洛剛——這些社務委員們鬧了意見，總是拿我出氣；這兩天爲修蓄水池缺料、短款，又爲鋤麥子、栽玉米沒人手，剛進屋門就和我瞪眼睛。（剛轉過身去屋後側抱柴草，又忙轉回來）你那話：“什麼也甞說了。”（又轉身走。）

洛剛妻 （忙扔柴草在地上，一把拉住來旺妻）不說可又憋的慌。鷄沒叫他就嚷晚了；我連鞋都沒穿上，又催我出來抱柴做飯。說從今日起，下工鐘一响，就要我把飯擺到桌上。來旺媳婦呀！這不是故意難爲我？我說，莊稼主兒不知道听鐘响，只會看着不差什麼了，該幹什麼

就幹什麼去，這是自古流傳的嘛。他又說，這不行，要按社裏的規矩安排，還說什麼幹活的時候只能幹活，休息的時候光是休息，該吃飯的時候就吃飯。我說晚去一回半回怕什麼，誰能那麼按時？不誤正事就得了嘛。你猜他又說什麼？他又說，幾千年的老規矩也得打破，往後打了上工鐘，誰去晚了不光扣工分，還要受集體觀念不強的批評呢；又是什麼一人去晚，全體社員吃虧，也是自己吃虧。唉，莊稼主多會見過過這麼新鮮的日子呀？這還不算完，剛才我正開門，又要我給他撐着口袋……

洛剛（在窖門口大聲地）你還有完沒完？還不快進來給我幫幫手！

洛剛妻（怒冲冲地走近洛剛）這你可是批評不着，在個人家裏還沒說這個的權？

洛剛（使足了勁點着洛剛妻的鼻子）你真是落後！（點完就進屋去了。）

洛剛妻（沒有防備有這一着，吓的後退了幾步）唉……呀！來旺媳婦！是不是，動不動就指着我的鼻子罵落後吧？哼，不行，不行！（直奔窖門。）

來旺妻（忙拉住）洛剛媳婦！（悄聲地）少回兩句嘴吧，你只當沒聽見不就得了。唉，誰叫他們是爺兒們，咱倆是

娘兒們呢。

洛 剛 （在窩裏）你快進來給我幫幫手呀！

來旺妻 準是有事辦，快進去吧！

洛剛妻 不！不！沒好事！

洛 剛 （端着一大斗穀子，夾着條口袋，立在門口）你不給我撐着口袋，能倒進去嗎？

洛剛妻 （明知故問）嗯？你倒進去幹什麼？

洛 剛 你还不知道我这是往社裏繳農業基本建設款去？

洛剛妻 （對來旺妻）是沒好事吧！（走近洛剛）我開門出來的時候，就知道你叫我是幹這個。（搶過口袋）你甭拿我當傻子，我可是光知道大春天不能往外措糧食。（往院裏跑。）

洛 剛 （端着穀子出來緊追）你快給我撐着口袋！

洛剛妻 也不想，愛蘭——你那能幹的兒媳婦，眼看就回來了，多一口，一月就又得添三斗。

洛 剛 就是她回來了，也不缺這一斗，幹什麼扣的這麼緊？好吧！（端着穀子進去了。）

洛剛妻 （悄聲對來旺妻）不聽我的不行！

洛 剛 （抱着緊封着口的大瓦罐出窩）這麼着該行了吧？

洛剛妻 你抱出這罐蜂蜜來又幹什麼？

洛 剛 你既是心疼往外措糧食，我就把這個賣給供銷合